

名家说名作/粤藏于海

【开栏语】

风从海上来。即日起,《羊城晚报·名家说名作》栏目提质升级,推出第二季“粤藏于海”系列,在岭南公共收藏珍品中发掘“海上丝绸之路”的广东故事,努力从更广阔的层面推动名家名作的高质量传播推介与知识生产。

2022年8月以来,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携手广东省文旅厅、广东省博物馆,在《羊城晚报》及金羊网、羊城派APP、云上岭南、“羊城晚报”视频号等海内外传播平台首创《名家说名作》栏目,并推出系列报道。

栏目先后邀请陈传席、林蓝、李劲堃、林锐、彭玉平等众多名家对岭南名作加以介绍和剖析,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古今对话,为当下文艺繁荣与公共文化建设提供启示。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发祥地之一。在本季“名家说名作·粤藏于海”系列中,我们将进一步联系广东各大公共收藏机构,与读者、观众一道巡礼岭南经典名家名作、南粤珍宝,从文物视角讲述“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广东故事,探寻岭南何以得风气之先的历史脉络、内在动力、文化基因。

总策划:杜传贤 林海利
总统筹:孙爱群 陈桥生
统筹执行:邓琼 吴小攀 朱绍杰



白芳解读巨幅外销画《广州港全景图》： 这是清代珠江版“清明上河图”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朱绍杰
图/广东省博物馆提供

清代中期,广州成为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此时,广州不仅是世界贸易网络的节点,更是中西方艺术文化交流的门户和窗口。

在广东省博物馆近期的重磅展览《焦点:18-19世纪中西方视觉艺术的调适》

中,巨幅外销画《广州港全景图》引得观众频频驻足。

《广州港全景图》堪称清代珠江版“清明上河图”,描绘了从沙面、十三行商馆区、海珠炮台直至大沙头附近的东水炮台一带珠江北岸的广阔风景,是当时中国其

他城市罕见的图像记载,也代表着19世纪中期中国油画创作的最高水平。

广东省博物馆陈列展示中心主任、研究员白芳在展览现场为我们解读了《广州港全景图》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

A. 定格特定历史时期的“手绘照片”

外销画产生并兴盛于18、19世纪,集中在广州十三行(今文化公园)一带。为迎合西方社会热衷“中国趣味”的风尚,广州画师采用西方的绘画颜料和技法,绘制带有中国风情的图画,用以销售给来华的洋人。

从《广州港全景图》的绘画风格及画框背部上方残存有“Youqua”画室的标签残片来看,可以断定此画出自煜呱画室。Youqua音译为煜呱,他是活跃于1840年-1870年的广州著名外销画大师。

《广州港全景图》长2米,宽88厘米,是目前已知最大的外销画。白芳说:“在19世纪中叶,这种尺幅的油画作品是极其罕见的。”

画作采用了经典的三段式构图,上半部分大幅空间描绘天空,下半部分宽阔的江面上帆船云集,中间十三行一带岸上风景呈直线状横贯画面。“它无论是取景角度还是细节的精准度,都体现出作者曾受到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荷兰港口风景画的影响。”白芳表示,港口风景画正是煜呱擅

长的领域。

据船舶研究专家金行德初步统计,《广州港全景图》中的船只总数约为311艘。“有从事远洋贸易的广东红头船,也有载客的客船,还有卖花、卖米、卖盐的商船,更多的是水上人家生活的蛋家船。它们聚集在珠江水面,就像东方‘水上威尼斯’一般。”白芳介绍。

画作虽然没有标注明确的绘制时间,但我们可以根据画面内容推测一二。“它左半部分的十三行商馆区除了中部建筑比较完整外,两侧建筑其实处于修建过程中。此时,外国商馆的旗帜只有零星星星几面,美国花园和英国花园也不算繁盛。”白芳说,这反映了十三行商馆在1840年鸦片战争遭遇大火后的复建状态。

与此同时,十三行商馆区于1847年增建了圣公会教堂,而这幅画中并没有圣公会教堂的身影。白芳因此推断,《广州港全景图》的绘制时间为1840年至1847年之间:“它就像一张‘手绘照片’,成为广州十三行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写照,为十三行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明。”



白芳在展览现场

文三原摄



《广州港全景图》中的红头船

B. 从半个地球之外征集“回家”

它的生产面向海外,收藏也主要来自海外。

2007年底,白芳获得消息,著名外销画家煜呱的《广州港全景图》现身市场。因为对煜呱的作品做过大量前期研究,她一眼便判定这幅画具有极高价值。

在与海外艺术公司达成协议后,《广州港全景图》很快由英国运送到香港,由粤博专家一起组团前往鉴定。“我们还邀请了香港、澳门,以及国外的专家共同鉴定这幅画。大家一致认为这幅画独一无二,兼具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所以我们的最终决定征集这幅画。”

在当时,从海外征集文物是一件新鲜事,各种海关申报手续异常复杂。“此前我们几乎没有海外征集的经验,为了争取《广州港全景图》入关的税费减免,团队甚至先后请示了广东省文化厅、国家文物局、中国海关等部门。”

一番周折后,《广州港全景图》于2008年底永久入藏广东省博物馆。有了这次经验,广东省博物馆的海外藏品征集模式基本奠定。

广东省博物馆外销画藏品从无到有,现已涵盖油画、水彩、水粉、素描、版画、玻璃画等六大类共200余件(套)外销画藏品。近期的“焦点”展览正是广东省博物馆近20年间研究梳理的成果展。

李敬泽：

作家与人工智能的比赛才刚刚开始……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图/受访者供图

4 在技术挑战中证明文学的力量

羊城晚报:当下,文学生产所面临的一大难题便是如何应对技术的挑战。在您看来,ChatGPT在全球的火爆会给文学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李敬泽:人工智能的发展当然是一件大事。我们不要以为这件事离我们很远。这件事离我们很近,甚至是在咫尺。

今天,ChatGPT可能会使得我们很多书变得无效,你写了半天可能还不如它写得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重新站在文明和文学的根本上去考虑问题:什么是我们的创造,什么是让我们人之为人的东西?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创作的原点和本质上思考:在这个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如何真正使人继续成为创造者,既是自我创造,也是在不断创造世界的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常有人将一些伟大的作品拿来跟人工智能的出品相比,由此说明好的文学不会轻易被取代。但是我们要知道,ChatGPT其实刚刚出来,还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而伟大的作家作品往往百年难遇。这场比赛现在刚刚开始。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对人类没有信心,恰恰相反,我对人类有着充分的信心。只不过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对人之为人的创造力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不应辜负这个时代所给予的特殊考验和挑战,并在这种考验和挑战中去证明文学的力量,证明人的力量,证明创造的力量。

羊城晚报:那在您看来,我们正从事的文学创作,究竟还有没有更新的可能?

李敬泽:记者喜欢问这样的问题,但其实这不可能开出一个简单的药方。至少我开不出来。每个时代的文学是基于每个时代的作家甚至是作家和读者的共同创造,这个创造于此此刻而言,它一定有一部分是未知的,也是让我们满怀期待的。但创造不是凭空而来的,创造都是在时代条件下产生的。时代不断发展,生活、技术、经济、社会等条件也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就会要求文学作出回应,也给文学的创造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可能。但是具体怎么创造,要看每一个作家的具体探索。

羊城晚报:文学在变,文学评论是不是也要变?

李敬泽:当然。文学评论从来不是就文学谈文学。文学评论作为文学与公众、与社会、与文化之间的中介,它永远是就世界来谈文学的,它肯定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里来评价文学作品,也是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来与文学作品对话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肯定需要批评家们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

2 创造新场景焕发新活力

羊城晚报:除了《文学馆之夜》,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馆探索了很多新的发展方向,比如入选网红打卡地、推出数字藏品等,紧跟潮流。这些都引人关注。

李敬泽:就中国现代文学馆而言,我们的基本方向是如何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提高公共服务能力,让文学走向大众。大众有新的文化、文学需求,但是我们如何凝聚、引领这种新的需求,是需要我们为之努力的。文学馆其实就是文学走向大众的一个桥梁,一个有形的场所。

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就提出“无墙的博物馆

”的概念,强调博物馆与受众之间物理距离与心理距离的消弭。其实文学馆也是这样。一方面它是有实体的建筑,另一方面,文学馆也应该成为无墙的,乃至“云上”的文学馆。今天数字技术不仅让文学不再受“墙”的限制,还让文学能够通过现代传播技术,以数字化的形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羊城晚报:您一直强调让文学抵达大众,但是在很多人眼中,能进入文学馆序列的文学基本都是经典文本。在您看来,该如何将高雅的“文学”与接地气的“日常”勾连起来?

李敬泽:有时候很多人会感觉文

学是高高在上、不可接近的,这恰恰是因为我们工作没做好。好的作家、作品应该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场景抵达读者、抵达老百姓。在我看来,文学馆就会成为文学链接广大读者、广大民众的桥梁和纽带。大众对文学的需求是广泛存在的,我们需要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去开展工作。

对于文学,我是有坚定信念的,不管时代怎么发展,文学肯定是我们这个民族精神文化生活中最基本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些做文学工作的人可以躺着不动,而是要不断创新,通过创造新的场景、新的机制,去焕发文学的生机与活力。

3 文学在变动中坚韧生长

场景,再来搭建和推动数字技术平台的建设。这方面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羊城晚报:您也曾强调这个时代需要我们拓展甚至发明新的文学性,需要我们开拓新的文学边界。这种不断扩大的趋势,是否会模糊文学本来的面目?

李敬泽:文学的面目并不是像人一样。每个人的面目都长得差不多,无论老点或者小点,基本上都固定了。文学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建筑,有大厅,有厢房,盖好后就不能动了,一动就得拆墙。文学的形态是不断变化的。中国古典文学也是,不管是词

1 用新思维打开文学的边界

羊城晚报:《文学馆之夜》这个节目的策划初衷是什么?

李敬泽:《文学馆之夜》旨在谈论与文学有关的一切,同时也面向人们切身的的生活经验,此时此刻活跃着的生活与思想。正如鲁迅那句著名的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也都与文学有关,同时文学也要努力地走进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这个谈话节目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

我希望通过策划这个节目与社会各界专家对话,用新思维打开文学的边界,呈现文学的魅力。

羊城晚报: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文学资源非常丰富。在您看来,我们该如何活化利用这些资源?

李敬泽:面对丰富的文学资源,在坚持保护第一的前提下,我们还要用科技创新、数字化传播、社会力量引入等手段,想把每一个文物背后的故事通过视频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将其文化魅力更广泛地传播出去。

学博物馆,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学博物馆,收藏了现当代诸多文学大师的珍贵手稿、书信等众多文物。这些弥足珍贵的藏品,穿越岁月的洗礼,历经时代风雨,撑起了一个国家的精神脊梁。这些藏品不能只放在库房里好好保护,而是要想办法让它们发挥作用。

所以在《文学馆之夜》这个节目中,我们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了。

视频节目拍摄地的会客厅中陈列的书籍、照片、文具等,都是从中国现代文学馆90多万件藏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平时难得一见。其中包括萧军先生收藏的鲁迅像、朱自清先生“抗战”后回清华大学时使用的皮箱、曹禹先生用过的锁纸等。

接下来,我们还会通过各种方式来活化利用这些藏品,包括办展览等。目前我们也在跟视频平台谈合作,想把每一个文物背后的故事通过视频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将其文化魅力更广泛地传播出去。